事文前集

仙佛部
佛 僧尼附 佛寺

民業部
農家 蠶家 貨殖家商賈附 梓匠者 圬墁者 漁者 釣者 獵者

技藝部
醫者藥 卜筮者 巫者 說相 談命

加 160 8

160
8

利
268
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仙佛部

佛

羣書要語　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　袁宏漢記

紫金之像白毫之光　六帖　青蓮妙相　同上　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悤籠四壁　劉禹錫記　慈雲法雨　六帖

古今事實

西方大聖人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釋迦佛生

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須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與摩訶迦葉自二祖迦葉傳至三十三祖弘忍 景德傳灯録

漢明帝迎佛

後漢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偶夢金人巍巍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問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梵僧帯白氎畫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駄之邀至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 大藏一覽

佛法入中國

漢驃騎將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秦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

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
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
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
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通鑑

阿難說法

第二祖阿難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爲說法

達磨携履

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潜上嵩山少林寺
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廻遇師于葱
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
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
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傳灯録

弘忍鏡臺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有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有居士盧慧能答於秀偈
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
師乃傳法於能

梁武溺佛

梁武帝晩溺信佛道凡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羮糲
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
殿　本紀

魏作金像

魏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 梁紀

募錢造像

唐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通鑑

諫迎佛骨

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上迎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走諷唄至棄法灼體膚委珍貝騰踏於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諫

晩事浮屠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㒃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本傳

縯繹佛教

宣宗嘗曰裴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縯繹數萬言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斧碎佛牙

五代趙鳳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毀佛像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

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

後主信佛

李後主酷信浮屠。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扱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奸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至池州。給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江南野録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盖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

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
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
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
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
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
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
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
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
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
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
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

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
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
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
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
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
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
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
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
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

諸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夫
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
靈能作禍福尤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
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大悲閣記　蘇子瞻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
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
能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口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
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
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浄寶目其道一爾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
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皆吾
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吾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
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
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
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
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
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
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
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
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
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

方首乃以大栴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各有自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内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敘

蘇子瞻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眞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

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寳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為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剎奠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圓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黒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獷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逮我先生生生世世離垢纏

天堂地獄偈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國史補

古詩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蘇子瞻

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寳從雙狻當時修道頗辛苦柏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遶林彈指性自圓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春遊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霾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縱橫固已䕫孫鄧有如巨鱷吞小鮮來詩所誇

孰與此安得攜掛其傍觀

感興　朱元晦

西方論緣業卑卑喩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僧 尼附

羣書要語　桑門 六帖　開士 同上　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 大藏一覽　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布條 尊勝經　行阿耨菩提心是名上人 摩訶般若經　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輩誦經爲中輩助衆爲下輩 無爲經　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爲也 袁宏漢記　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 傳灯錄　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 維摩經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庶乎其可也 韓文

詩句　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杜甫贊上人

尼　女曰優婆夷又曰尼 大藏一覽

古今事實

達磨傳衣

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鑒置而不傳

沙門稱釋

晉道安援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爲姓史

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晉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

入遠公社

晉惠遠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爲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絶塵清勝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凡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 高僧傳

不過虎溪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脩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廬山記

招入白蓮社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 廬阜雜記

不入白蓮社

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雜止之范甯在豫章遠師請入社范不能從 遠師傳

女子寄宿

高僧嵬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嵬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逼受妓女

鳩摩羅什姚主以妓女偪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飛錫擲空

鄧隱峯擲錫空中飛錫飛身而過　應真飛錫以躡虛　天台賦

能通玄術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遂甦

黒衣宰相

宋文帝以慧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孔覬曰遂有黒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通鑑

赤髭白足

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沙　澤曇如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

文殊問疾

維摩詰病佛遣文殊問疾

躡迹求法

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大庾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

佛有五戒

元珪禪師有異人峩冠而至曰我嶽神也稽首乞戒師曰付汝五戒能不婬乎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不妄乎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

看水牯牛

太安禪師曰安在潙山三十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趂亦不去也

石頭路滑

石頭希遷大師也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祖云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

磨磚成鏡

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一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一日作什麼師曰磨作鏡曰磨塼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

罵佛罵祖

德山宣鑒禪師潙山問衆還識遮阿師也無衆曰不識潙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

一餅一鉢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怱怱晨雞暮鐘

菰灰石室

無業國師曰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子中煮飯喫過三二十年

一塢白雲

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

白公問禪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復有鵲巣其側人目為鵲巣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心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歳孩児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歳孩児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李公問禪

藥山惟儼禪師郎州刺史李翺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作偈曰錬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蜂鑽紙窓

神鑽禪師見蜂子投紙窓中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

百丈竿頭進歩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
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和尚復與丹霞禪師為友石頭問曰
用事作麼生對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
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
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即向汝道居士頓悟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
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籬鬻之以供朝夕

寒山子

天台寒山子以樺皮為冠眞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
僧殘食菜滓食之豐干禪師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
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去五
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寒山曰汝不是我同流

拾得子

天台拾得者豐干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子携至寺中名為
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
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問汝作
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形材腲脮蹙額皤腹以杖荷一布囊供身之具盡貯
囊中入市見物輒乞或醯醢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

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 並傳灯録

萬廻師

萬廻師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娠廻廻生而愚八九歳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絶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齎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廻因號萬廻唐武后嘗賜之錦袍玉帶

施于僧供

杜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縉紳效之病甚令僧剃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類説

判僧飲酒

陸長源郎中判僧常滿智真等於娼家飲煮宰等事云曰説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食肉哲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陁神通何有浄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 雲溪友議

判僧賭錢

浙西韓滉相公斷僧靈晏等賭錢喧争云正法何曾執貝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尊罍強説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取爾波中便是泉臺 同上

浮屠還俗

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愈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擧進士

浮屠奉親

張策少落髮爲僧黄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東坡問禪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日一日値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内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内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願留所繫玉帶以鎭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内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鎭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爲尼之始 以下係尼

漢明帝旣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爲尼之始也 事物紀原

武氏爲尼

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 高宗紀

愛姬爲尼

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爲尼樂天嘗贈以詩

爲尼立碑

太明和尚卒弟子尼無染命僧靈嶼爲行狀以葬太守圖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無染實涕淚以求 柳文

惑於妖尼

于尼者嘗適人生子後爲二鬼所憑言吉事或有驗遂爲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爲其毋首傳習

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魯以下皆有之
文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知之當亦有書 温公日録

捨宅爲寺 尼寺附

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 事物紀元

爲妾造寺

王縉爲相爲妾起感應寺壯麗無比當時頗爲識者所笑 南部新書

題尼寺壁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皆不爲禮乃書
壁云眼白遊老比丘院延待甚厚尼甚感之後悟老比之言立
斫鑱之 紀異録

古今文集

雜著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
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
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鼓增山
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
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
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
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
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

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者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千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衛不已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

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
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文
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
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序解其裝得
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
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説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
浮屠之説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
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
入故樂聞其説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
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
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説而瀆告之也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
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
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
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
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脱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
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
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新
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氏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朱齒於土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漏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讙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于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矣嗚呼悲吾絆不得偕師以馳

送文暢上人序　柳宗元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踰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同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衲西土振塵朔陲將欲與文殊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習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

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徒也將統合儒釋宣滌凝滯然
後蔑衣械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蓋亦徵其歌詩以
焜耀迴躅儒長德璉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
而知鄭重耳

論禪學之始

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
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
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
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梁會
通間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
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達磨一切埽蕩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又斷了許多葛藤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
爲可以直指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
以爲資足衣食之計也 朱語録

古詩

太白胡僧歌 并序　　　李白

太白中峯絶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身不製繒帛
衣以草葉常持楞伽經路僻迥絶人跡罕到嘗東峯有鬬虎弱
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爲患而僧於器貯之
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値此僧宿余嘗有獨往之
意聞而悅之乃爲歌曰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
持楞伽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鍾窓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

盛一龍草衣不鍼亦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
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
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
色

律詩

題楚雲上人　温庭筠

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關有伴年年月無家處處山煙波五湖
遠瓶屨一身閑岳寺蕙蘭晩幾時幽鳥還

贈僧　杜荀鶴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歳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
了摠輸僧

贈老僧　薛能

清瘦形容八十餘。鄰懸籬落似村居勸師莫羨人間有幸是元
無免破除

詩話

韓詩戲僧

韓退之不喜僧毎爲僧作詩多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碁鬭白
黒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廻旋爭戰誰與敵活計橫
戈鋋飲酒盡百盃嘲諧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言僧
之事乃云圍碁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豈爲不雅可謂出醜矣侯鯖

雜著　係尼

慈悲院記　呂伯可午

嘉熙三年某月某日。欽尼祖證狀于郡曰。祖證俗家靈山之前
里中舊祠僧伽大士。有氷旱疾疫必禱。禱必應。今頽毀久矣。過
者太息。祖證不揆不謀于衆。不丐于人。自輸家財。因其遺址。以
崇成梵宇。凡費錢五百萬。三年而後成。與徒衆晨香夕燈上祝
聖人壽。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顧昔為榛莽。今為道場。於吾佛
法固善。而名額不得上賜。如國王法何。創而求之實難。惟因其
廢於彼而取以名於此。則亦條例之所許也。城南太平興國寺
中有廢院曰慈竺。祖證願徙以榜之。惟慈悲幸聽。郡嘉其意。為
上之部。部上之省。至四年某月符下。畢白衆瞻仰歡喜嘆未曾
有。予友人汪翔甫述其顛末來。以記請。證翔甫之諸姑也。自乾
竺法入中國。其徒備著天堂地獄鬼神。為張因果罪福之説。以

為人死為鬼。鬼復為人。隨善惡報。遷復無窮。若善男子善女人
悉當如是觀。故其誘人甚速。入人甚深。無智愚皆知之。婦人女
子亦信嚮焉。然流弊有二。彼其朝辭房闥。暮宿禪寂。割父母深
愛。絶男女大欲。離棄骨肉。尾食壞衣。以自屏於山顛水涯足跡
罕到之境。而人道滅矣。復有曲眉豐頰。命薄志違。不得已發勇
猛心。為式叉摩那。卒之背訓負劬。龍蛇汚雜。而禮法闕矣。證則
不然。幼即茹蔬誦經。蕭然有物外意。嘗往師能仁寺尼如通。旋
返其家。靜居一室。日以梵誦為事。或問之曰。出家兒當如是耶。
證曰。此吾教七衆中所謂優婆夷。道師林所謂在家菩薩。而弇
色女所謂名出家者。不必在阿蘭若處也。已而戶外之屨常滿。
僧俗混處非便。始別營室廬以居之。而必於其黨咎適之地。庶

恩相愛文相接無異於在家時也謚雖以度人爲事然不輕受往往擇其家世之良氣質之美與其有以自給無求於外者乃與之進懼不爾則外誘内移遂不能以守吾教矣此豈滅人道闕禮法者所可同日語哉向使其不具室羅末尼之相而從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則柔則懿婦德母儀當必有可觀者士大夫平日於親故交際繆相愛敬一旦利害相及名位相軋反眼若不相識而彎弓下石者有之苟可以求富貴利達不背公死黨則左右詭隨雖行不顧言壞名敗義不恤也聞謚之風寧不少愧昔韓吏部於謝自然深致其告戒感傷之意至詠華山女頗獨假借得非以霧閣雲窻追攀不可其持守甚嚴有以自拔於流俗者歟彼有謚之一猶見取於吏部吏部而遇謚當如何其稱乎也乎故因翔甫之請極陳其事以警世之爲尼者且以警吾黨之士而亦以自警云

佛寺

羣書要語　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　釋書　精舍　梵宮　寶地　紺園　化城　浄土　鷲峯　布金之地　並六帖　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　應劭風俗通

詩句　若耶溪傍雲門寺青鞋布襪從此始　杜　紺宇出青蓮　坡　蔣山

建寺之始

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䭾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剏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 事物紀原

祇園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求覓唯有祇陁太子之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幽靜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九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 出經律異相

捨宅為寺

晉司徒王珣及弟珉捨宅為虎丘寺白居易東都履道第卒後為佛寺荆公居金陵自東門往蔣山至其故宅方半道乃鑿渠决水以通城河後請以宅為寺因號半山

嘗曹溪水

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國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土韶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佛宇如殿

魏世宗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通鑑梁紀

寺爲窟室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産。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

諫起佛寺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奢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有何功德。帝怒。使人驅曳下殿

卓錫開山

舒州潛山最奇絶。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

梁武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神巖寺基

國一大師因獵者導自徑山重岡之西至於危峯之北有頂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山絶頂入五峯之間願捨此地爲師立錫之所有太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留一水穴幸勿壊之我將時至而衛師許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既霽湫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謂之龍井今庵基見在諸草不生 事狀

上方

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曉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方丈

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 晉舎薰國 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横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

毀佛寺

唐武宗朝祠部奏括天下寺四萬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毀山野蘭若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二十六萬五百人 本紀

古今文集

古詩

嶽麓道林二寺詩　杜甫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二寺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
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
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
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
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
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
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
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
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
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嶽麓寺　沈傳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爲聞茲國富山水青嶂邐
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眷舊謙抑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
館直許攜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曉來逼朔雪洗盡煙嵐昏碧波
迴嶼三山轉丹檻遶郭千艘屯華鐮躞蹀絢沙步大旆縈錯輝
松門樛枝競騖龍蛇勢折榦不滅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巖腹別
引新徑縈雲根目傷平楚虞帝魂情多思遠聊開樽危弦細管
逐歌飆畫鼓繡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
嗟余老倒久不利忍復感激論元元

道林寺　韋蟾

石門迥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間長廊詰

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暖日斜明螮蝀梁。湿煙散幕鴛鴦瓦。北方部落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欄迸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鬪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

金山行　　郭功父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氷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髴躔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太息。四時想像何其雄。卷簾夜閣挂北斗。大鯨驚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鎚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致遙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興隨征鴻。

題落星寺　　黄山谷

巖巖康俗先生廬。其下宮亭水所都。北辰九關隔雲雨。南極一星在江湖。

又

北風捲沙過夜窗。枕底鯨波撼蓬島。箇中即是地行仙。但使心閑自難老。

又

星宮游空何時落。著地亦化為寶坊。詩人晝吟山入坐。醉客夜愕江撼床。蜜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為侯王。不知青雲梯幾

級更借瘦藤尋上方

又

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戸牖處處煑茶藤一枝

慈雲寺　黄魯直

城東寳坊金碧重道人脩惠剪蒿蓬二餅一鉢三十年瓌棟碧瓦上秋空稻田摩衲擁黄髮專築書閣諸天中三后在天遺翠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餘温潤雨露下國常年豊貢川章川結襟帶梅嶺桂嶺來朝宗叅旗手柄畧欄楯清坐耳聞河漢風道人飽叅口掛壁頗喜作詩如巳公家風秀句刻琬琰邀

我落筆何能工安得雄文壓勝境九原喚起杜陵翁

虎丘寺　蘇子瞻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爲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頗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咍歸田行可請

遊甘露寺

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鑊二按銘梁武帝所鑄書

獅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
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
記乃衛公為穆宗追福所葬也

古郡山為城層樓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呑數
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煙中竿狠石卧庭下穹窿如
伏羱緬懷卧龍公挾策事琱鑽一談收猘子再說走老瞞名高
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陁受百斛積
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恠此獨能完
僧繇六合人霓衣掛氷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皮陸生
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
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凛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撑
雲峯裂根入石龕蟠雄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
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剗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
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
軌後世徒辛酸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律詩

金山寺　　張祜

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
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又　　孫魴

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橹過妨禪
夢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無錫縣東山寺 張祐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瘦莎殷勤入城市雲水暮鐘和

天台寺 杜荀鶴

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共僧巖上坐見客海邊行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鷩忙時向閑處不覺有閑情

登甘露寺 周繇

盤山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摏砌檻江雨灑窓燈日暮疎鐘起聲聲徹廣陵

孤山寺 張祐

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窓月鐘聲在北林

題東虎丘寺 白居易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遊西武丘寺 白居易

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煙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覷怕鳴珂摇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香花助羅綺鐘梵雜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鍾磬音

過寶慶寺　司空曙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暮鶴飛回古井碑橫
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題鶴林寺僧室　李渉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
生半日閑

楓橋寺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鍾
聲到客船

登雲棲寺塔　劉禹錫

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雲外倚欄干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遊
人舉眼看

天竺寺　白居易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
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
處天花桂子落紛紛

題廬山寺　馬戴

白茅爲屋宇編荊敷處堦墀石疊成東谷笑言西谷響下方雲
雨上方晴鼯驚樵客緣蒼壁狖戲山僧擷紫檉別有一條投澗
水竹筒斜引入茶鐺

虎丘西寺　劉禹錫

吳王冠劒作塵埃葬地翻爲七玉臺石砌百尋光似鏡井輪千轉響成雷昔年棣蕚聯枝發今日蓮宮並蔕開更有女郎墳在此時時雲雨試偕來

題靈巖寺　劉禹錫

十萬人家天塹東管弦臺榭滿東風功歸范蠡五湖上國破西施一笑中香逕自開蘭葉細綵廊猶響月華空尊前有暇但懷古欲飲二十盃誰與同

陪潤州裴如晦學士遊金山迴作　楊公濟

世上蓬萊第幾洲長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點當軒出江水中分繞檻流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楊州迴舡却望金陵月獨倚牙旗坐浪頭

金山寺　王介甫

天末海雲横北固煙中莎岸似西興已無舡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槎計一到扶桑恨未能

遊虎丘山寺　王元之

寺墻圍着碧孱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峯藏院裏不教幽景落人間劒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珍重晉朝吾祖宅一迴來此便忘還

甘露寺　沈存中

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月滿亭臺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

山盡處何三國是非春夢斷六朝城闕野花開心隨潮水漫漫去流徧煙村半白來

詩話

靈隱夜吟

宋之問遊靈隱夜吟云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久不能續有老僧坐禪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門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引泉遙云云遲明僧不見人以爲駱賓王也

闍梨飯後鍾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鍾其後播鎭揚州訪舊題詩處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梨飯後鍾後二紀播出鎭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小說

烹食寺狗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自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其破題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兎之眸又云旣欲思於竇腹遂乃設於空喉 取狗器也見侯鯖録

寺僧蒸豚

王中令旣平蜀餓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猪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它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

背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烝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氊根來比並。氊根自合喚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侃池筆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民業部

農家 田附

羣書要語

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源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芬。西都賦 漢武詔。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苗生。因悉芟去。復下水灌。水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漢書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詩 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良耜 饁彼南畝。田

畯至喜 七月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盤庚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 同上 人生在勤勤則不匱 管子 農夫不爲水旱輟耕 荀子 農蓑圓笠共談壠畝間 葉正則文

田

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 爾雅 雍州厥田惟上上 禹貢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 孟子

詩句

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 劉長卿 雨中耕白水雲外斸青山 許渾 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 孟郊 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 杜 畬田貴火聲燦爐 杜 曲江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白雲邊 杜 雖爲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謅謅桑麻交公侯爲等倫 杜

古今事實

耕莘樂道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耦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云云 耰而不輟 微子

荷蓧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同上

豚蹄穰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齊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千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

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
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
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
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注】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

輟耕壠上

陳勝字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壠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
忘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羊酒自勞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歳時伏臘
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
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躬耕壠畝

諸葛亮躬耕壠畝好爲梁父吟

負郭十畝　以下係田

孔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
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回不願仕

負郭二頃

蘇季子曰吾若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

買田自汚

黥布反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説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而
以自汚何從其計

伯耕使學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

及貴買田

張禹内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

自耕而食

徐稚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身後桑田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求田問舍

許汜見陳元龍元龍謂汜曰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有田不仕

王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子曰䟽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苦饑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插荼刺無休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陸文

多田翁

盧從愿占良田數百頃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

古今文集

雜著

稼軒記　洪景盧

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蠭午錯出處勢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外中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寬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它日釋位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爲稼軒而命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眞秉耒耨之爲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款竹以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皆約略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予曰吾甚愛吾軒爲我記予謂侯本以中州雋人抱忠伏義章顯聞於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萬衆中如挾毚兎束馬銜枚間關西奏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槩懦士爲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登九卿出節使二道四立連率幕府頃賴氏寇作自潭薄於江西兩地驚震談笑埽空之彼遭事會之來挈中原還職方氏彼周公瑾安石事業

佚蓋饑爲之此志未償謝顧自詭故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大不可歟若孚者倀倀一世間不能爲人軒輊乃當失須穮蔉醉眠牛背與蕘童牧孺肩相摩幸未梨老時及見佚展大功名錦衣來歸竟履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棹舟風乎玉溪之上因闒隷内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佚當輟食迎門曲席而坐握手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爲生客佚名棄疾今以右文殿脩撰再安撫江南西路云

古詩

畬田行　劉禹錫

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兩卦上山燒卧木下種煖灰中乘陽坼牙蘗蒼蒼一雨後苕穎如雲發

渭水田家　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歌式微

田家　聶夷中

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田舍曲　王貞白

古今利名路只在儂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晏眠牛羊晩自

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
官賢時官苟貪濁田舍生憂煎

田家雜興　儲光義

梧桐陰去我門薜茘網我屋迢迢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稼穡既
自務牛羊還自牧日旰懶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
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又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向田復同道糗糒常共
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鶗鴂生
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田家書情　前人

蒲葉日以長荷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迓晨起飯
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群合亂啄噪嗷嗷如
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飼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
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觀田家　韋應物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
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
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
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

斛舡中養犬長食肉

歌元豐　王介甫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掛梁梠鮮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乗輿欲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水車　蘇子瞻

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牙天工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律詩

長安秋夜　章孝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乗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晩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稱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書村叟壁　鄭谷

草肥朝牧牛桑綠晩鳴鳩列岫簷前見清泉碓下流春蔬和雨割社酒向花篘引我南陂去籬邊有小舟

張谷田舍　鄭谷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

滿擲倚緑桑斜日説年來稔前村酒可賒

田家作　王維

舊穀行將盡良田米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歳且無衣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牸草屩牧豪豨多雨紅榴拆新秋緑芋肥餉田桑下憩傍舎草中歸住處名愚谷煩君問是非

題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稲泉生白石根皤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戯兒孫

田家　鄭毅夫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却將微雨送黄昏

田家　歐陽永叔

緑楊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田園雜興　范至能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緑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椎鼓過清明

又

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壠翻江逆上溝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長在踏車頭

時世行　杜荀鶴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髪焦桑柘廢來猶納税田園荒

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
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又

八十老翁住三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
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
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秋雨輞川莊作　王維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
囀黄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
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蠶家

羣書要語 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 月令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
室近川而爲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蚕室奉浴
種于川桑于公桑 瞻仰注

古今事實

馬頭娘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
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
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

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毎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
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
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
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
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衞數十人謂父
毋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
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
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馬　圖經

祀先蠶

千寶云祀苑窳婦人寓氏女之尊稱先蠶也

祭蠶室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室我卽
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桑百
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蠶　續齊諧記

古今文集

雜著

蠶賦并序　陸龜蒙

荀卿有蠶賦楊泉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
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緝纑官初喜窺
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綸龍鳶葩卉
官涎益饞盡取後已嗚呼既豢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

東宛

古詩

蠶簇詞　王建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爾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着

織女怨　文與可

擲梭兩肘倦踏牀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翦織處畏明日剪時審刀尖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特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污父母抱歸舍拋下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扇骨露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貨殖家　商賈附

羣書要語　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孟子　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 楊子

商賈　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天官冢宰注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公丑　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同

上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戸之民乎 貨殖序 凡編戸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貨殖序

駔儈 **注** 會二家交易也駔者其首率也 同上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同上 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 **注** 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居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後食貨志 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且語類鱗談論於尺寸之間窺覦於分毫之際 晉成伯陽市賦

詩句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

古今事實

伎巧致利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勸其女功極伎巧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貨殖傳

人棄我取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布帛予之食 史記

好停貯

子貢好廢擧注廢擧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値貴則轉移取利也

焚券得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貧者取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云云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居家致富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産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 越世家

著萬物錄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 本傳

公侯殖貨

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内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爲公侯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注

都内主藏官安世已遷官官不簿也

收息百三

王莽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注出百錢予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

衣繋衆鑰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繋衆鑰於衣下如環佩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 續世說

焚券自償

後漢樊宏其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受建武中追爵壽張敬侯

積財能散

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爲鬼所笑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自執牙籌

王戎性好興利廣取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寶聚錢不知

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常若不足。女適裴頠貸其錢數萬。久
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昏戎
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身障二簏

阮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詣約。約料理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
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

焚其券

朱顗觀之子綽。務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顗之禁不能止。後
誘出文券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復還。綽懊歎弥日

立市易法

熈寧間詔京師置市易務。樞密使文彥博言市易司遣官監賣
菓實。有損國体。王安石曰。陛下不殖貨利。豈於菓實收數千緡
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爲兼幷所害。故爲立法耳 長編

與錢輟歌 以下係商賈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召與
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
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麁。不暇唱渭城矣 隋唐
嘉話

借財命窮

昔有周犨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
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
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傍。逢

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
所向失利遂貧困 搜神記

甕筭

俗説有貧人。止能辨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
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爲四所
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小説

古今文集 雜著

治生用奇

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甲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
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
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猗
頓以鹽盬起郭縱以冶鑄成業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間公擅
山川銅鐵魚塩市井之入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
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擊犯奸成富傷化敗俗大亂之道
也 貨殖傳

等千戸封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水居千石魚澤中千足彘
山居千章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
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
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

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封君等是富給之資也 貨殖傳敘

律詩

送海客歸舊島

海上歸應遠蠻家雲島孤竹舡來桂浦山地貢魚鬚入國自獻

錦逢人多贈珠却回春澗口漸象參差矣

梓匠者 圬墁者附

群書要語

伐木丁丁 詩 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 孟子 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一作爾 投其鉤繩 注 剞劂鑿也鉤曲尺繩以準直 丹泉賦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東今作專 術東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 筆談 大木為棨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居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之工 韓 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韓

圬墁者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梓材 彭更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滕文

古今事實

倕汝共工

倕共工

魯般木機

魯般為木鳶而飛之 淮南子 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

遂去不還 論衡

梓慶木鐻

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

公輸規矩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 陳射傳 解帶為城以著為械

造草木人

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為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怒殺師偃 六帖

捕匠和崔

裴延齡大搜市廛逮捕匠徒迫蹙就工號曰救索弗譁其首名曰和崔弗與之庸

撰成木經

都料預浩工於造營每臥則交手於胷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 歸田録

堂無螻蟻　係圬墁者

虢國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蜴蜥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紀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

矣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圬者王承福傳 係圬墁者　韓愈

圬者王承福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鏝衣

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嘻吾操鏝以入於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愈聞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六 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民業部

漁者

羣書要語

漁捕魚也 説文 漁之爲事也有釣網罟笭罛罶罺罩涔罾笱𦊓罧罨箄籗銛之類 尸子 聖人以道德爲竿綸以仁義爲釣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淮南子

古今事實

燧人教漁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

伏犧爲罔

伏犧氏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係辭

舜漁雷澤

舜漁雷澤雷澤之人遜居 本紀

如棠矢魚

公矢魚于棠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者遂往陳魚而觀之非禮也公羊曰公如棠觀漁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罾維也登來美大得也恥公去南面遠與人争利使遠觀之 隱五

網得織梭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 本傳

賣魚常價

魏任嘏字昭先遭兵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子見蛇頭齰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摶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古今文集

雜著

漁父歌

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漁父辭）

古漁父篇　劉蛻

劉蛻云余於西塞嵓下見叐洗而得漁父書七篇文有高致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叟行山逐食而逢虞人虞人又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也曰叟之子壯圖山而雠獵吾父者曰今日之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太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昔末年之富於澤上又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年之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矣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矣天下而天下入臣矣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有罝魚於蒿間仰見烏鳶集其上乃宛木於罟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曰罝魚者目眡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給一罟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跋曾無逸百帆圖　楊廷秀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乎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耶

跋漁浦晩歸圖　楊廷秀

浦吾里艑艋吾宅黃帽郎吾侶也苒苒京塵于今三年偶閱曾無已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洶歘欣然振衣登舟云

古詩

江湖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

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欹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腹便食散酸醎宜客散忘簪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紳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藩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興師十萬一日費不趣千金何以支祇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俛自哀傳發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撐頹𡾊冰霜穢袴易反掌自向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紫溪翁歌 并序　陸龜蒙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厚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簣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

先生弁而賡之曰釆江之魚兮朝舡有鱸釆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夭歟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觀打魚歌　杜甫

綿川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潜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遯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娯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杜甫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撑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脱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雷雨干戈兵革鬬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寢戲作放魚　蘇子瞻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闊揺深吹荇帶吾儕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縱横争看銀刀

出溌濤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瀬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湖海

次韻答趙景貺陳履常　蘇子瞻

擾擾萬生司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黄河復繞天門帶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收細碎誓將歸修六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瀬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舷歌小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黄魯直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小魚樂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已不忍鱠修鱗失水玉參差晩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瀬此身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爲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莫待西江與東海

又次韻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駢頭牽尋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鱠（呉都賦注越王鱠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遂無一面名曰比目）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奇碎我亦江湖釣竿手誤逐輕車從下瀬（公孫賀爲輕車將軍甲爲下瀬將軍）生當得意落鷗邉何用封侯墮鳶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

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清江曲　　蘇養直

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兩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

律詩

叉魚招張功曹　　韓愈

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燃如晝長舡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遥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潭罄知存寡舡平覺獲饒交頭疑奏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志已遼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冪冪拂棹影寥寥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日徒消文客驚先賦篇工喜盡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鴞

淮上漁者　　鄭谷

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

醉著　　韓渥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欸乃曲　上音靄下音襖　　元結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静聽曲中意好是雲
山韶護音

按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靄湘中節歌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宋文公亦用此音必有所據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白綸巾下髮如絲静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詩話

評柳子厚詩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緑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

冷齋詩話

釣者

羣書要語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召南　釣者之恭非為魚也　墨子　以直針而為鈎維何魚之能得　楚辭　善釣者引魚乎千仞之下餌香也　呂氏春秋

古今事實

一釣六鰲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鼇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鼇於是二山流於北極 列子

釣鯉得書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當貴 藝文類聚

漁釣奸周

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覇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載與俱立以爲師 史

釣得玉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 尚書大傳 太公釣於茲泉 在磻溪 呂氏春秋

以豚餌鮦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鮦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鮦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鮦過而弗顧更以豚之半躰則吞之子思曰鮦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禄 孔叢子

釣而不綱

子釣而不綱

任公大鈎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莊外物

粒餌得魚

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剖粒為餌於百仞之淵引盈車之魚 列子

羊裘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 詳見隱逸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以自號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本傳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爲鱠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律詩

獨釣　韓愈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羽沉知食駛，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楡條繫從鞍。

又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瓶。

溪興　杜荀鶴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釣臺　黄魯直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爲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釣翁　鄭谷

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定無餘。閑垂兩鬢任如鶴，秪把一竿時釣魚。月浦扣舡歌欵乃，雨蓬隈岸卧蕭疎。行人誤話金張貴，笑指北邙丘與墟。

詩話

評釣舟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又觀杜詩云：一棹輕如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

無忽險中人二詩雖同而意各有寓 文酒清話

獵者

群書要語 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郭璞注蒐爲搜索取不任者苗爲苗稼除害獮爲順殺氣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爲苗除害之義 爾雅 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獺祭魚然後漁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網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禮記

古今事實

蒐田以時

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發豝殪兕

宣王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西狩獲麟

魯哀公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袒裼暴虎

鄭太叔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子無狃戒其傷女

因獵闘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莊子

放麑與母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韓子

不失獵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戰國策

詭遇獲禽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馮媛當熊　見熊門

諫帝射雉　見雉門

以兒從獵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二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拔猛獸箭

晉桓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桓溫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瘧者謂桓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豕突帝馬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神武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乎。上大說爲之罷獵

匿鷂于懷 見鷂門

田獵懼諫

憲宗嘗田苑中至蓬萊池曰李絳嘗以此諫我今可返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

一不可不獵

唐巢王元吉。喜鷹狗出嘗載罝網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
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
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
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濵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
兎轔鹿射麋格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
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
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
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
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茝若

射干芎藭昌蒲茳離蘪蕪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
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薛莎青薠其
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菰蘆其西則有涌泉清池
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毒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
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
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
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弓
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獲若雨獸於是楚王乃彌節徘徊
翺翔容與鄭女曼姬被阿緆投紵縞雜纖羅垂霧縠飛襳垂髾

扶輿猗靡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鵕鸃
息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
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
物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
楚王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
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
東渚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
肅愼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
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詞不復何爲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忻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
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
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
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
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
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
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
南紫淵經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
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
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汨

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

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嵯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

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
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
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蟬
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
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嶸玫瑰碧
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
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奈厚朴
梬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
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
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

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前蔘猗狔從風
藰莅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
襲纍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猨
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蝚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
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
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
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
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
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
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
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班文

跨壄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摧飛廉，
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
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
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
猛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
鵰羽，射游梟，櫟飛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
鵬，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鵷鶵，揜焦明，道盡塗殫，廻
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
歷封巒，過䲶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
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轥

轢，步騎之所蹂蹃，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
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
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
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
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
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
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粧刻
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
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

嫋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頹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攺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䍐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脩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

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後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攺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并序

楊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

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黄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傍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濵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旣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内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御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池沼爾廼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

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繯屬乎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

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泣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慷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猨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籠轔輕飛履般首帶脩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溥聊浪乎宇内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案行

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
過軍驚師駭剖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絹嘄
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
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
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槍題注蹴竦讋怖魂
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
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
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嶜崟眩燿青
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
又鴻鴈嚶嚶群嬉乎其中噍噍昆明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
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虫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

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
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
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
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
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
陳盧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
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
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
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
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
功不彫丞音拯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

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
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
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
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
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
反未央

長楊賦　　楊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
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
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
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
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
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
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
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
客何謂之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觀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崐崘，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鞮鍪生蟣虱，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蹤乎王庭，驅槖駝，燒熐蠡，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刋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

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筵安
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衆與誄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
狡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𡶒東震日域又
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太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骩屬而還亦所
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常之廬使農不
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
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
之和建碣磍之虡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
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眞神之
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

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
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
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
小人之所能及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律詩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
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觀獵　張祜

曉出鳳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

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技藝部

醫者 藥附

羣書要語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歳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 周礼

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 定十三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子路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曲礼

藥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曲禮 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　尚書

食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嵇康養生論

詩句

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　耿湋

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康節

古今事實

神農嘗藥

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帝王世紀

鴻術爲醫

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　郭璞賦序

扁鵲善醫

扁鵲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鶡冠子

扁鵲論病

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後五日望見桓侯退走。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蚤從事，則疾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

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　史記

扁鵲起死

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國中庶子曰暴蹷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　史記

醫和戒色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昭元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遣之　左成上

上醫醫國

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 國語

視見五藏

扁鵲少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之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從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

召醫舐痔

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也

命乃在天

漢高祖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曰疾可治否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 本紀

著針經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玉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狀玉曰醫之言意也湊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醫書不傳

後漢華佗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虫欲成内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虫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爲人性悪難得意耻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佗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爲人迎醫

張遼召陶侃爲主簿遼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 侃傳

醫言意

唐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言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藥値唯用一物攻之今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踈矣脉之妙處不可傳虚著方劑終無益也

饋藥不嘗 以下係藥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賣藥避名

後漢韓康字伯休覇陵人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

有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對壘饋藥

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飲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服金石藥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劉後遇青華眞人授以丹訣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牙爲田　韓侯金鑾記

讀藥治病

人有患應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方吾檢本草盡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疾自除　語林

古今文集

雜著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

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亦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養生論　嵇康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求醫當擇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　顏氏家訓

盡告所患　蘇子瞻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或主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然後診之虛實冷暖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仇池筆記

詩話

因病求醫

周默授宜興簿幼好方藥隣有張復者妻孫氏暴病煩一切脉默見其妻秀艷念無計得之白其母召飲接鄰好挑之孫不對默念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曰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幃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未雞孫答詩曰雨集枯池時暫綠藤籠老木一番新如今且悅目前景裝點亭臺隨分春每得子簡急看即毀恐彰子之惡也因醫之功要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爲者况士人乎默之官三年而歸訪之則復已死乃遣媒與孫通好娶之　青瑣

守庚申

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上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芝田錄

古詩 係藥

採藥　王績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蓽青龍復 一作護 道符白犬遊山術要鍊戊巳月負鍤庚辛日時時斷障遮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注坐驗農皇帙龜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朮地凍根難盡聚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薯蕷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卜筮者

羣書要語

龜曰卜蓍曰筮 礼記 古司恠主卜 元命包 巫咸作筮 世本 卜師掌開龜之兆 周禮 筮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 同上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詩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詩 卜云其吉 詩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蒙彖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洪範

古今事實

伏羲作筮

庖犧氏作始有筮 古史考 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

筮短龜長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筮短龜

長不如從長 左衛波傳

占舟無足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乘舟至

詹尹決疑

屈原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離騷

季主賣卜

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

君平卜肆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從游學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爲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

客星犯斗 見八月門

占易擲金

晉魏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來頓

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至期有龔使止亭中妻遂賫版責之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曰噫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妻還掘金皆如卜焉

占其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毋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毋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火焚青囊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

錢卜

京房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

折釵獲奴 見奴門

瓦卜

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卜遇四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

爲宰相公欲爲之作傳而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也哉　范蜀公蒙求

驗於事後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東軒筆録

賣卜難信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日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龜筴傳叙　司馬遷

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禹名爲辨智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故曰日爲德君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騰蛇之神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也 注 蝟能制虎見鵲仰地蝟憎而惡之也騰龍屬即且似蝗食蛇腦爲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

雜說　陸龜蒙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君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豈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灼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年斷其壽既斷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夭幾之灼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壽靈兼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决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詳器也其神者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炯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下之物而爲神固無惑然是亦爲祆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乎腥膻歟今士其禮末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絜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猶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魚鼓而舞之謂妖祥如容實歟妄歟蟻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

矣揚子雲爲太玄設卦兆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爲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負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卜流不一

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雞卜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異苑曰世有紫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厠間或猪欄邊迎之 北戸錄

巫者

【羣書要語】用史巫紛若吉 易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周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同上 男曰巫女曰覡 胡的反 說文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 語 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 吳張紘與陳琳論文

【詩句】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聲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 韓愈

雞骨占年拜水神 柳詩 峒氓

【古今事實】

宋陽里華子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 列子

病忘謁巫

魯旱焚巫 見旱門

巫陽下招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些 宋玉招魂

知人生死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歳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不喜自聞死日也

官中巫蠱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爲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 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粤祠雞卜

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歳迺命粤巫立粤祝祠而以雞卜上信之粤祠雞卜自此始 漢郊祀志

禁以牛祠

第五倫拜會稽大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會稽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

鄴令沉巫 見水性門

戒用巫覡

顏之推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 家訓

王嶼類巫

王嶼爲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

置符求媚

棣王琰妃常以過置別室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

召巫禳厭

劉文靜家數有怪召巫夜披髮銜刀爲禳厭

禁巫惑人

陳子昂上言巫鬼營惑於人者禁之

不許呼巫

李勣疾家欲呼巫不許 家傳

蠻巫呪生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熟水調二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葉皆具瘧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

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挑生値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訴于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胷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胷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胷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故 容齋隨筆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毎歳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千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歳内平善巫偶因他事窘用又請丐一富室求益拒之甚峻巫出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艸往林麓處禹歩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俄酒家列甕盡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　容齋隨筆

古今文集

雜著

荊巫　羅隱

荊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徤起祈歳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歳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遊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心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説漢朝毎行下之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

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爲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資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技藝部

說相者

群書要語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劉孝標辨亡論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咎之證如指諸掌 六帖 有知人之鑒 許邵傳

古今事實

蒼頡異相

蒼頡四目 春秋孔演圖

堯舜異相

堯眉八彩舜重瞳子 淮南子 項羽亦重瞳子 史

禹文王異相

禹耳三漏 三穴也 文王四乳 淮南子

皐陶異相

皐陶馬喙 淮南子 勾踐烏喙 史

豐下有後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左文元

豺狼之聲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左昭三十八

滅若敖氏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 左宣四

貌失子羽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惟不知壽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澤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貴不可言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酒闌呂公留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即呂后也高祖紀

先知反相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爲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謹毋反濞曰不敢本傳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
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相不當侯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
尉才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
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

父子爲相

韋賢至太鴻臚有相士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
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爲丞相賢曰我若爲丞相有長
子在是安得爲之賢後竟爲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

貴而餓死

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
持國秉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美則不貧

張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富而餓死

文帝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
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即位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
竟案驗沒入之寄死人家 本傳

婦人當貴

漢黄覇少為游徼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覇推問之乃鄉里巫家女覇即取為妻與之終身覇至丞相封侯

燕頷虎頭

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人奴封侯

漢衛青少為平陽侯家人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蜂目豺聲

王敦字處仲潘滔相之曰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童有善相

鍾繇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本傳魏

不壽之相

管輅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母知其貴

南史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

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
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眇目而貴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太同中昭達
因醉墮馬鬢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爲
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達爲
司空

天日之表

太宗四歲有書生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壯必能濟世
安民

無貴相

王顒與太宗皇帝有子陵之舊毎挈褌爲戲捋帽爲歡帝微時
常戲顒曰王顒甚老不作爾及帝登極而顒謁因召其三子皆
授五品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房元齡謂曰
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
夜卒

觀友知兒

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毋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
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
貴不疑

肉不稱骨

袁天綱傳帝在九歲官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不

章振天下齒不稱骨非壽兆也
伏犀貫腦
袁天綱見張行成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晩得官終位宰相
龜息必貴
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芝之田録
又皆得譴
袁天綱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曰公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至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
鳶肩火色
岑文本謂馬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四十八歳卒
日角珠庭
李珏舉明經李絳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資相福艾
唐李勣臨事選將必資相奇龐福艾者遣之人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
領取宰相
衡山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白往見正

擬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甘澤謡

相在怒時

張憬藏相魏元忠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 本傳

相夭反貴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 同上

陰德致見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寘于欄楯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摭言

善相骨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即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趍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云 太平廣記

能識居潛 見潛龍故人門

斷役皆貴

太宗召陳摶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

見王建儲之議遂定　聞見録

冀公貴相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易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局促門下因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邀之使其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疎瘦復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稽顙輿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宰相何時無此人一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同上

急流勇退

錢若水爲擧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聞見録

貴人識貴

魯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虚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它日

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呂許公東簡爲相日。文潞公爲大學博士。謁許公。政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其位。夏英公謫守黄州。時龐頴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它日富貴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作樵夫拜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灑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跡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眞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歳卒。

早達晩進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歸田録

耳白於面

歐陽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仇池筆記 着齒叢談作貼齒

道人現夢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望風惡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上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瞠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參政張公方平兩制時先生出入門下極善相時論以為公殂大耗先生以詩別公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久無爰立之説忽除知江寧先生自茅山來謁即仲春也 李壁荊公詩注

衆中辨貴

江南一節度使召相者命其妻立群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頭上有黄氣群婢皆竊視之然後云某人是又施工火皃雜立使辨之云面上有水波者是亦用此術 雜志

善聽聲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偶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説或客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談聞録

視日不瞬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衆日照耀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 百家詩話

兼相其後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爲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縝皆爲宰相維爲參政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 聞見録

熟睡乃相

蘇子美謫呉門有相僧子美謁之云俟寢方可觀子美一日熟睡僧揭帳視之云來得也蓋呉人語甚爲得也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卒 百家詩話

眼多白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郊報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邵氏録

古今文集

雜著

非相論 荀況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

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
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
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
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
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衞靈
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額廣三寸鼻目耳具而
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
以楚覇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
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

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
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
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
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
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
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
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今世俗之
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
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
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
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

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參議論之畢耳

相論

魏陳王植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無也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

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雜說　形貌　　韓　愈

談生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有貌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貪戾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爲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爲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其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太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太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

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覇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火彌咎繇相禹斯謂相見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國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絫

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灑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贈相士序　　胡銓

有術家者流挾其術過予奏曰古稱唐舉善相人吾術得唐舉作術官于戲之曰昔相士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楊之族屬盡殲郴宜城或言見相天且賤請易業可免卒不許

後竟爲正元名臣子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生默然良久曰此亦易曉也予曰訂諸非相篇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陸務觀

王衍一生嘲誇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峩霧中鵠鳴諸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爾朱先生姚小太尉應无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古詩

贈李士寧道人歌　　歐陽永叔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歌詠初如不着意語出多奇勁傾才解人難去不道名姓金錢買酒醉高樓明月滿床猶不醒一身四海即爲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城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但愛其人莫識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逍遙太虛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常聞其語而未見其人豈斯人之徒歟不然則言不純師行不純表滑稽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贈善相程傑　　蘇子瞻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淸時閱縉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裏微言却近眞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談命者

羣書要語

樂天知命故不憂 係辭

君子居易以俟命 中庸

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表記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季氏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堯曰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顔淵

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盡心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盡心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成十三

凡人有生死壽天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 論衡

士之窮通無非命 劉孝標辨命論

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劉蕡策

詩句

自古聖賢多薄命 杜

文章憎命達 杜

詞人命薄多無位 白集

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 李白

古今事實

孔子知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子罕言命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不容何病

孔子圍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止或尼之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沮之孟子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李廣不逢

漢李廣文帝時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戸侯豈足道哉

至老不遇

武帝自爲太子時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本傳

岸崩得脱

竇廣國家貧爲人所掠賣爲主入山作炭時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獨少君得脱卜日當侯及竇后立果封侯　外戚傳

窮達有命

沈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福薄

文惠太子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也　齊武紀

命多蹇剥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剥。時有憂懼、不足爲慮。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果遭讒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定命録

李虛中術

李虛中最深於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退之作墓誌

命亦難信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眞相、晩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哂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埽篇

命三處合

章郇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處合者、不爲宰相、亦爲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術者、泛以

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祐間果爲相。熈寧中呂爲樞密使皆如其言 歸田録

召用失儀

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遂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晩有心疾。亦難大用 志林

聖眷忽解

劉昌言太宗時爲起居郎善捭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樞密院君臣之會隆替有限。聖眷忽解曰。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遂罷

終身不遇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晩年與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息其初受勅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曰君於仕官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善對 歸田

古今文集

雜著

得失皆命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刼持宰相瑕疵而獲詶謝或有諠譁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温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

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筭乎　顏氏家訓

命解　李翺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薦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古詩

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祿極言必定之致覽之

有感　晏叔原

大鈞播群物。萎茂歸自然。默定既有初。不爲智力遷。御冤道其流。伸任派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當由天。宰世日皐伊。迷邦有顏原。吾道誠一槩。彼途鍾百端。卷之入纖毫。舒之盈八埏。進退得其宜。夸榮非所先。朝聞可夕隕。吾奉聖師言

律詩

送魏簡能東遊　李涉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關東灞陵原上重回首十載長
安似夢中

哭從弟　白居易

傷心一尉便終身叔母年高新婦貧一片綠衫消不得腰金拖
紫是何人

山寺逢僧談命　朱元晦

古寺相逢亦偶然謾將生年話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
年只問天

送談命曾南翔　楊廷秀

官職牽人也可憐老來那更問行年渠儂解事無它語道我慈
親壽八千

又

今年見說也無錐政坐談天泄密機舉世近來憎直語貴人剩
許未爲癡

送談星辰許季升　楊廷秀

許子儒冠悉誤身如今投筆說星辰未須道我何時貴且道何
時子脫貧

又

連珠合璧轉璇璣也被星家不見饑災曜元來妨禱杌福星不
是背簞瓢

詩話　不遇宣宗

賈島不第乃爲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太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慘宣宗嘗微行温庭筠遇於逆旅温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謫爲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何所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不遇元宗

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本傳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乙敘功賞曰侍從齊河曰臣係第十隊入汴臣爲前鋒乙遷補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

命也　翰府名談

命在磨蝎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東坡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宮在斗牛磨蝎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贈術士謝正臣詩云生時宿直斗牛箕

題詩坐窮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令之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羮稀筯易寛無所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云云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傍曰啄木口觜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煖令之遂謝病歸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待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　冷齋夜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九　終